

# 佩索阿：我逝去又留存，像宇宙

黃禮孩\*

佩索阿之於我們一點也不陌生。我最初接觸到佩索阿是讀韓少功先生翻譯的《惶然錄》，這本書是思想之書，是隱秘之書，也是生活之書。它披露了佩索阿在里斯本孤獨的生活，也敘述了其外在與內心的種種機遇。詩人給出意想不到的結果，卻是自己的惴惴不安和猶豫不決。儘管我沒有到過里斯本，也沒有一天真實見證過他的生活，但這並不妨礙我對他的偏愛。甚至，我對他的興趣大過我身邊一些多年的朋友或鄰居，也大於身邊許多詩人和作家。這是因為，佩索阿提供給我的世界大過於其他人，他創造了具有未來價值的東西。我願意循着他的文字去過他的生活，感受他所經歷的渴望、痛苦、孤獨、幻想和自我緊張，同時接受到了他來自人類心靈沉淪與覺醒的映照。

一個人離去多年，但他還在字裡行間行走、生活，你就感受到他的氣息，你就為他所營造的世界所感動。佩索阿說，在很大的程度上，他是自己寫下的散文。看他寫的《會計的詩歌和文學》就心生憐憫之情，他寫道：

也許，永遠當一個會計就是我的命運，而詩歌和文學純粹是我頭上停落一時的蝴蝶，僅僅是用它們的非凡美麗來襯托我自己的荒謬可笑。

他在世時將雙手痛苦地伸向天空，卻從未觸及天空的蔚藍，他未曾贏得金黃色天空的讚譽，

但卑微的人生並沒有阻住他偉大的心，佩索阿說：“我逝去又留存，像宇宙。”

今日，我們看佩索阿，把他稱之為20世紀偉大的詩人，這是沒有異議的。當我們談佩索阿，我們不像談海明威或葉芝，有那麼多的花邊新聞。佩索阿的生活乏善可陳，談不上多姿多彩，更談不上傳奇。1888年，佩索阿出生於里斯本，不幸的是他五歲就沒有了父親。兩年後，母親改嫁給一個葡萄牙派駐南非的外交官，他的童年幾乎在南非度過；十七歲時，佩索阿回到葡萄牙，里斯本成為他最後的住址。他在一篇文中說過：

一個人能夠獲取的最高自律是無所謂地對待自己，相信自己的靈魂和肉體不過是房子和花園，命運規定了一個人必須在此度過一生。

此後的三十多年間，命運讓他沒有遠足，他日復一日在里斯本幹着小職員的工作，直至中年去世。作為一個小職員，佩索阿的生命充滿宿命感，他的詩歌中一再披露自己的憂傷：

被眾神注定，我要全然孤單地/留存在世上。/反抗他們是無用的：他們給予的/我毫無疑慮地接受。/像麥子彎腰於風中，又昂首於/大風歇息時。（〈我要全然孤單地留存在世上〉）

日復一日，生活是同樣的生活，在他看來，無論尋

\* 黃禮孩，中國20世紀70後領軍詩人；漢語言文學大專畢業。研究方向為當代詩歌：2006年，詩歌作品入選武漢大學《大學語文》，至今出版詩集《我對命運所知甚少》《一個人的好天氣》，藝術隨筆集《起舞》《憂傷的美意》《目遇》，評論集《午夜的孩子》等，作品曾獲2013年度黎巴嫩國際文學獎、第八屆廣東魯迅文學獎、第二屆漢語詩歌雙年十佳獎、第一屆70後詩人獎等；1999年創辦《詩歌與人》，被譽為“中國第一民刊”，2005年設立“詩歌與人·詩人獎”，2011年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姆先獲該獎後又獲諾貝爾文學獎，由此該獎備受關注；現為《中西詩歌》雜誌主編。

找還是等待，命運總是以任意一種形態超過他，且不可戰勝。生活並沒有厚愛佩索阿，但他也沒有因此消耗掉能量。他用寫作來除掉生活中所有壓抑的魔影，他的寫作就成為抵抗恐懼生活的力量。在庸常生活中，他窺見智慧，拋出一些你暗中期待的東西，那樣一個閃着一絲惡意的環境裡，他並沒有貽誤自己的才華，這該是命運的眷顧嗎？他靈魂的家園居住着真理、正義，還有仁慈的使者。他思考着生命不服務於任何的目的，他又因為一直在思考徹底的虛無而擁有某種魔法而成為自己的神秘主義者，他的思想也因之比生存更為長久。

他暗戀女人，渴望戀愛又缺少勇氣和世俗的生活，以致終身未娶。佩索阿寫過：

我愛阿多尼斯花園裡的玫瑰。/是的，莉達，我愛那些疾速的玫瑰，/它們某天出生/又在那天死去。/照耀它們的光是永恆的，因為/它們在日出後出生，又消逝/在阿波羅停止/他可見的旅途之前。/讓我們也在某天活着，/有意地忘掉還有夜晚，莉達，/在這之前與之後/讓我們忍耐一點吧。（〈我愛阿多尼斯花園裡的玫瑰〉）

莉達，作為一個女性形象不斷出現在他的詩歌中，她是戀人，是陌生人，又是傾訴的對象，有時又是一個避難所。在〈莉達，我忍受着命運的恐怖〉中，他借里卡多-雷耶斯之嘴說出：

莉達，我忍受着命運的恐懼。/任何微小的可能在我的生命裡/導致一種新秩序的東西/都令我驚懼，莉達。/無論甚麼改變我存在的/平穩進程的東西，/儘管他它改變是為了某些更好的東西，/由於它意味着改變，/我便憎恨而不想要。眾神或許/允諾我的生活是一片連續的/極其平坦的平原，朝它終結的地方奔去。/儘管我從未嘗得過榮譽，也從未/從他人那裡接受過愛和應得的尊敬，/生活僅僅是生活就足夠了/而我度過了它。

愛情並沒有帶給詩人耀眼的光芒，但詩人也沒有因此去熄滅生活的火焰。儘管失落、虛無、

苦悶，他的精神卻穿越被掩埋的泥土，開出比神還遼闊的寂靜之花。

在里斯本這樣一個沒有甚麼朋友可拜訪和期待的城市，佩索阿是一個逃離者。他在〈我是逃跑的那個〉裡表達這樣的心境：

我是逃跑的那個，/我出生後/他們把我鎖在我裡面/可我跑了。/我的靈魂尋找我，/穿過山崗與山谷，/我希望我的靈魂/永遠找不到我。

以不同身份來寫作的佩索阿，他過上不同人的內心生活，他常波瀾起伏又心如止水，他把自己變成一個矛盾體。值得安慰的是，他的平衡能力很強，寫作讓他的世界奇異地出彩。佩索阿在現實生活中過着形單影隻的生活，但在他的詩歌、散文、戲劇裡卻是如此的燦爛奪目。“一天又一天，我在不為人知的靈魂深處，記錄着諸多印象，它們形成我自己意識的外在本質。”佩索阿的意識就是他的頭腦風暴，刮起人類心靈的風潮。他說他分裂着自己，像斯芬克斯怪獸。他在不同的念頭之間奔走，把自己命名為阿爾貝托-卡埃羅、里卡多-雷耶斯、阿爾瓦羅-德-坎波斯，並埋伏在他們的身上，但他們又是獨立的詩人，都有自己的詩學主張和宗教立場。他們遊戲、衝突、疑慮、錯位，目的是成為另一個詩人。儘管他們面目各異，但因為都來自佩索阿之幻想，他們所構建的詩歌體系還是一個統一體。這幾個被佩索阿杜撰的、虛構的詩人，他們和佩索阿本人一起完成了一個龐雜的世界。

詩人生活在孤獨、無望、疏離的人群中，幸運的是，在可怕的疲倦意識中，佩索阿從來沒有停止過憐憫之心的跳動，從來沒有停止過對善良、未來和神性的仰望。“不！我想要的一切是自由！/愛、榮譽和財富是囚牢”，寫下就是永恆，這樣的膽識不是誰都有的。佩索阿說：我向所有閱讀過我的人致敬，向他們脫下我的寬邊帽。我想，作為21世紀的一個讀者，該脫帽致意的是我。是的，我要向佩索阿致意，向他略大於整個宇宙的心靈致意。